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碑八 忠節

贈太尉段秀實碑 唐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獨斷勦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

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敷祐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迍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叚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

於近垌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畧匹夫之褊介藴曠代之宏規内貞其心外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説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

旅未完徼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
讎決策剋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名公計事引入閤中
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胷臆植髮衝冠仰天大
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絶音奮笏前
擊兇徒敗面既蹪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
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
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
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於太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静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

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驁聞之而動心仇讎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路興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狥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册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戸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塋官立祠宇史載忠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叅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

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刄在手授節皆虚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憝於方寸之内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殁功在凛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堙欝過為災氛否不可終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

迪難乃生凶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勲輔之明
德勲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
宇宙昏蒙冏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為群狺狺逞志咆
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横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
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誑竊器借名反易天常公獨挺
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歿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存社稷
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祗畏懐賢憫惻刻銘豐碑昭
示萬國

韓公廟碑銘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天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畧失守寇

乃驅監牧之駃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揺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追逐爲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耊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宫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塹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

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鬬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静納行旅歸之袵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敵由是械手足而剺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上流

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刋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歟竒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况殊績功勲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

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笙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咏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嘆奉銘神宫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灉瑩洗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搆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群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

誰與歸式薦斯銘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於碑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刼擊郡縣偷闗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内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伏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覲見賦入之宜皆自

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時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之為副大使而家臣將士則逆𢘍用事士衆不分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

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
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
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
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
我乎皆曰諾遂殺將士則等數十人以興知留後事
移懐諫於外明年歸之朝盖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
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
下至於郡邑吏人廢置盡獻於先帝詔興以工部尚

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羸賑乏困褒殮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逆承奉雖功勲將莫不承

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實愷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刼妻子以為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為容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且役衛功三萬餘詔弘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與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丕變先帝多之以右

僕射就加馬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焼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馬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弘正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

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詿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恧不克來覲而闔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内出五詔詔弘正為中書令節度德隷於鎮且詔父子皆為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奏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

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吉德令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淵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為山東鍵閉束縛詠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德以謙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

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既奉制以一百九十二
字付守臣想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甚明亂則隠約理
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訛輕唐受天命既理既平髙祖
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戹其否乃䓁四十三年奄有丕
宅始視燕䞓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
忽焉而懼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尅乘
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羣孽胡為而亡潛久而大頑昏

悬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畏茲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冦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旌忠愍節廟碑 宋 朱熹

紹興三年十月巳酉信州守臣王自忠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葢聞在昔靖康之難敵騎長驅

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廵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鋭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為已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絶食而以身殉焉其後金人分兵西闚關陜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倏卒嬰其乘勝猋鋭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廵幸金兵大至鄰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

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葢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勿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絶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

縣之境通塗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則廵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承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詔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

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竒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怳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後固宜如此其詩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刼之或失其

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遥遥孫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嘆孰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名之過者必下

譚節婦碑 元曹裕

人與天地並立而三豈偶然哉羣羣而生逐逐而死無得而稱者亦可悲矣惟節義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之死而能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變草木殆造物者藉之以神變化立人極也故萇弘之血饒娥之得父屍南霽雲之半箭班班史冊與天地相為無窮至元十四年江南内附之後吉水新城中兵未息逃難者或依邑校覯自免有譚氏婦趙抱嬰兒隨舅姑同匿大成殿悍卒至殺其舅姑欲犯之不可臨之以兵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婦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誓不辱與其不義而生寧從舅姑以死遂與嬰兒俱遇害血被於兩楹之間者入塼去今六十又六年矣宛然若寫影在地其體畢具見者無不神竦髮立凜凜如有生氣先是有疑為幻妄者磨以沙石不沒復煅以熾炭火滅而迹愈現然後知節義之在天下有非人力所能廢考於前史尤信至順中州侯郭成欲表而祠之未果而去職至正二年寧徽寺知事王君克敬被旨來是州治田賦孟秋告

朔莫謁已與州長佐貳徘徊俯視咨嗟嘆息顧謂州判陳抃曰表節義有著令人倫風化與焉乃謀圖其迹於石而俾裕書其槩惟隆古盛時禮化涵濡節義燦然於人心凡有血氣者與知與行豈有他哉世降俗變逸居無教始有不忍言者况乎顛沛流離之際而之死靡他之念舍生取義之誠確乎其如此吾想斯時城屠且燬蕩盡於閭閻者知幾何人未始有異也駢死於邑校者又幾何人亦未始有異也斯婦也罹鄉井之禍痛舅姑

之隕其慷慨就死所謂得正而斃此心固已質之聖人而無疑矣魂遊魄喪片地不磨洋洋在上實鑒臨之豈非造物藉之以神變化而立人極也哉繼自今樹之風聲州之民閭居族處其必曰此婦人也遭時不幸室家不相保從一之義蹈白刃而不渝其流風餘韻至今尚能使人嚱吁興起今而幸生太平無事之世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耕田鑿井休養生息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誰之賜歟天理民彝萬世一同盍相與明

綱常而崇禮讓以無負上之人風厲之心將見比屋可封則是舉也有關名教甚大亦可見二三君子知為政之所先者矣

麗水陳孝女傳碑 明宋濂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夭母其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封股襍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邪疾復如

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禜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糺纒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

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珓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縣亟刃之置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襍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傅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墖瘞之

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為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録事為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黄其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於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茍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

奚暇毀傷絶滅之計邪或者作鄠人對痛斥之予不知其何所見邪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為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邪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邪予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公前廵
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
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純皇
帝立詔白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
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
老則把香曳筇跛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
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
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

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議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顧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於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敧漏欲頹鴿雀擾擾栱楝鼠走鴟嘯周垣盡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比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

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倫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覩令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葢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

也乃令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髙馬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輙拊膺愾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衂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廵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

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

君鋭也糸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

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肓

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飑飑日月昜

舍蠢爾乃賊乃衅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時

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慹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

方之事譬絲逰刅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

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宊疆埸載清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苟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譏非名何毀非功孰譏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火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欵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漣洏玆邦可居泜實爾思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恩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謂皇后不當親蠶分祀南北郊非禮謂堯舜用元凱唐宋用林甫安石以深刺時宰貴人多銜之最後因彗星見極論御史大夫鋐為腹心彗及兩輔宜斥倣范希文百官圖品題諸大臣某某賢某某不肖言甚切至上怒逮詔獄鋐署議論死考掠無完膚瀕九死而不悔當時有四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請即加斧鑕

以贖父死通政使陳經特為引奏上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邪得末減戍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二十餘年吾郡抑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尤與時宰忤其疏劾本兵及勲鎮臣每言當重示創艾為大臣為國不忠者戒其論倭事斥督撫大臣交結執政大臣以致師老財匱狀與時宰分宜面諍朝房分宜至切齒最後發寺臣賕事分宜從羅織起大獄坐毀謗玄脩下

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冠蒼頭衣蓬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深山中采靈藥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既長縶五年應祈得分宜子酒間語必欲殺公乃拊膺慟哭絶食死後兩月公竟赴西市隆慶改元奉遺詔名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既老不就徵即家拜大理丞尋又加秩行可先已登鄉書監司察舉孝行有詔旌廬仕佐南京兆為廉吏致政歸數年直指屢疏薦特命晉階溫旨褒嘉勅有司時皆敬禮

以式後進抑齋公亦奉遺詔贈先禄少卿與楊忠愍
繼盛諸君並録膺祭葬蒙渥典應祈死後婦表以節
顯子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其廬於是世所
詫慕忠臣孝子咸於一家而適偶於兩姓又萃於吾
鄉則鄉之人侈談之猶東方之誇泰岱楚之洞庭雲
夢而滇金馬碧鷄也余竊歎天地之用春生秋殺恒
以一歲為序其至以漸其化工所冶出恒而罕異世
廟時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内倏為和風倏為震霆

倏為嚴霜倏為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成驚世震俗不恒有之盛事風徐水平則漪漣紆縈鷩飄焚輪所激衝始睹浴日之波排天之濤令觀者駴矚固然哉江左號賢藪仰遡二千年埀獨得卞氏父子業已見忠孝不乏人顧如吾鄉兩公家居共里閈相距僅二十載事出一朝乃炳炳麟麟彼此輝映一何比肩接踵也語云珠藏川媚以此為吾鄉桑梓寵藉不亦厚哉諸文學既請祀兩公於郡邑學宫賢祠兩孝

子既表厥里宅門恩綸煌煌途之童豎老叟襁負荷擔而過者佇立諦視不忍去感歎如不出口諸文學復相與父老謀曰五絲美矣合則成錦四瑚八璉合陳一廟燦然其光盍合而祀諸時京兆公逾八望九方享斟羹誦淇澳當事者謂淑人君子萬年正國遽尸而祝之不祥昨歲忽捐館舍諸文學諸父老遂合請於兩臺其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則不幸而父子俱死然父則同為忠臣子則同為孝

子其生者普惠澤於當年樹儀刑於百世死者抱遺恨於九原痛輿情於百贖雖曰皆天要之易地則皆然者也知言哉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兩臺首捐貲經始郡邑繼之縉紳士繼之度地邑庠左方刱火子忠孝祠特祀兩公及兩孝子云余於楊光禄公馮京兆公同舉於鄉以執行事南江先生且素所景行而子弟視楊孝子其死也心極憐之嘗賫涕而識其事狀是舉也慶而不弔輙喜而叙其事如此銘曰

巍巍邑宮有水深只維宮之東原土豐只新廟聿隆四賢崇只蹇蹇匪躬臣盡忠只子求代終思熱中只天其蒙蒙褒命榮只輿情所宗僉謀同只爰肖厥容靈爽通只蒸禴在公蘋藻供只用淑世風儀式從只

勅建愍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殉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即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

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敵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廵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陣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狥軍中且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闘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闘諜者謂賊張甚

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敵深入我境亾能以一矢相
加遺何謂敵張我實張敵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
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閒義不避死於是復
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
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
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
愳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輙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
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來

奔宜未即至母弟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為然乃
強食公喪至歛淑人絶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
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為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
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
能以此留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
五日死部使者遞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禄寺卿廕
子世襲錦衣衛百户給祭塟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
贈淑人程氏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

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事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皭然與首陽爭烈即女丈夫無論已乃令列在祀典廟介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即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倀倀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為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

妻狗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匹能為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且為樂章三闋并授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两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矚九州盍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舞把瓊芳兮懐椒糈荃何為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籍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户靈翩翩兮下來承上尊兮極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采連理兮木末差比目兮水中

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懴懴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禱濟河漢兮吹参差乘迴風兮駕修阻顧終老兮河之滸操槀籥兮陰陽叅太乙兮平章延停畏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徐中發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碑九 遺愛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碑 唐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觧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

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已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

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頗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㠘懿醇道德仁明孝慈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於

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

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霞竇基仁德克而形乃

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

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

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躬之軌人用奚蹈麤厲貪凌

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

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如

哀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由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浹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

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之縣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天寶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潙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以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

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
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
泣迎尹馬而上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
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含忍家視孫子長
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瘝疽在
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
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
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

三歲距寶歴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属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吏病還奏清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録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謡力運不屑鼛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馬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尹立止絶君馳詣

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汙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〻新渠成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蕩莌漚冒迎耜斯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徠之烝徒讙呼奮襏襫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

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而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

亦以書干東諸侯遂叅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涉卒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監於蒲錫紫衣金章歳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恵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懐播為聲詩今采其㫖而變其詞志於

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沉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導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符陽郡王張公遺愛碑銘　權德輿

維唐十二葉皇帝纂大統建大中始初清明敷祐下土稽四征六服之理閱先正宗臣之籍流慶斯復遺風可懐緜是慱陵上谷列侯二千石元僚司武從事亞旅上其故府太師貞武公功德請銘於碑以示厥後乃詔小司徒臣德輿因地域之名物酌軍師之憲令舉而叙之云公諱孝字達忠其先燕人八代祖奇北齊右北平太守封右北平王齊季喪亂實開邊隙代有長技軼於外區曽王父靖乙失活部落節度使

王父遜部落刺史父謚早襲先職來朝上京星璨北極輸君長之贄幣鵬變南溟發邉關之導譯拜開府儀同三司他日以公之勤累贈至戸部尚書公雄姿正志沉毅英達傳兵符於百勝襲王爵於九代年未弱冠入侍明庭才為異倫射必命中以日磾之信愛受秦仲之車服自他有耀至是來歸時玄宗御天下四十餘載習文事而去武備人不知戰恬於巳然幽陵首禍轂洛愐駭公跡染汙俗心堅本朝豈求生以

害仁將蹈難以明義史羯繼亂猶居刼中質其所恃
無路自奮間道旁午寮陳嘉猷俄而成德軍節度李
寶臣錫姓撫封同信臣之任就義若渴推心於公綜
其都軍以壯支郡乃策崇勲累居大官凡軍師之禁
令攻守之奇正成德之重必咨於公隣師猖蹷皇赫
問罪公出自上谷覘於具丘冦徒六萬將犯中冀乘
輮外轡方陣而前公以駟介千數飈馳急擊突入其
阻夾攻其堅敵人力屈昏夜引去遷御史中丞封符

陽郡王尋拜易州刺史加太子賓客以軍之輯睦移於郡以郡之班制叶於軍文理武毅交修四暢師貞人龢為列郡表儀初公於寶臣慼慨於少年之場周旋於多難之際迎導善氣切劘良規若驂有靳如熱斯濯異時自代前定於公且曰興師之心也勲力之冠也俄然寢疾瘖不能言猶以手指北膛然注目既而惡子阻命陰交匪人因喪以干紀專地而圖禍公驟諫不入飛章上陳請以州兵首遏亂畧優詔拜工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使一人注意四履専征糾合諸侯連収城縣敗之於東鹿走之於常山以至斬首且無遺筞轉兵部尚書易州刺史易定滄等州節度觀察使錫軍號曰義武時三分恒陽之地録功有差而群帥夸心或懐觖望太行而東疆埸日駭且有從約皆為假王公居其腹心守正持重玉立於磷緇之際鷄鳴於風雨之中静柯勁草在我而已彼朱滔者以燕啗公夸大煽結譸張指斥

公乃出和門以涖衆援皦日以誓心義利之間死生不惑且曰縣官之所以賦軍宿兵下尺一之詔者在排難悍患而已吾徒之所以乘堅驅良佩丈二之組者在畢力致命而已碎首塗地吾無悔焉一心事君四面受敵俄屬京師急變鑾輅時巡時太師西平王以禁兵自魏來援於我於是與公決策赴行在所公素約以伯仲又申之婚姻分銳師選良將授以赴蹈使居顔行斷金之契匪石不轉定山東為已任坐制

羣疑清斁下為前籌行戡大憝赤誠相照血涕交頤
西平繇是建大勲立大烈而公亦靜深以制動貞厲
以伐謀使其徒散約而無亾矢遺鏃之費者公之功
也前此拜尚書左僕射至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
元元年就加司空凡受律行師十有一歲承寧諸侯
咸黜不端動有節制人斯愛戴贍助其供養賻補其
禮喪拊循接禮勞徠安輯輔以正德而不怵於邪濟
以守忠而不回於利章灼卓異有初有終其居涼國

太夫人憂也手植松檟倚廬於墓感致瑞祉詔旌其門終身之哀加人一等不遺故舊皆以器使戟下多善吏庭中無留事雖古人之威懷無以過焉春秋六十二以七年三月感疾薨於位德宗皇帝不視朝三日册贈太傅詔郎吏弔祠法贈有加其後累贈太師易曰貞武追封上谷郡王易之大有曰信以發志禮之中庸曰誠之不可揜惟公推本於是闇然而彰德宇弘大色容厲肅長才經武奇表出倫喬枝夐雲以

直上雄劍發匣而燿穎始以天寶十載受詔即戎授范陽郡洪源府右果毅破九姓突厥改上黨郡漳源府折衝乾元初轉左領軍衛翊府左郎將實鎮飛狐之地寶應中拜左武衛大將軍加金印紫綬歷左金吾大將軍兼太僕卿殿中監以至於專席賓護剖符建牙載居六官乃進左揆燮和鼎鼐平理水土真食大封異姓而王積功伐以崇厚履信順而光大壯武之後遠繼公台冨平之門時推德器豈徒然哉嗣子

今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延德郡王茂昭以全才休績保大宣力戴翼天子撫征諸侯嘗以工部尚書建旗博陵以刑部尚書循方伯之職特詔所理郡為大都督府經歷左僕射司空丞居代官南北軍衛介矛上將同氣分職罷冒一時侯王則銀黃相映子弟乃金埒對起流光貽訓其信矣乎二十年延德王以介圭四牡來朝京師德宗沃心嘉歎宴喜蕃錫如韓侯申伯故事順宗繼明崇德報功及居台宰進掌邦

教敦諭還鎮涕洟就途今皇帝以道御天下燭明理本聞歳再入覲為守臣龜龍乞留京師以奉朝請堅若金石激以肺肝服勤王家丕赫宸睠感念勲節顧懐義方直以鄭武公桓公漢韋平父子古先懿鑠舉集公門二邦幼艾千夫長百夫長沐浴風烈怵惕慕思是儀古式以永耀斯不朽之事也拜君命之辱而傳信焉銘曰

天秉日星亦有風霆君用文德亦資武力太師矯矯生

我王國時或艱屯師惟壯直大蹇朋來其心不回好謀
而成義路乃開博陵上谷地直析木既夷狄童則理長
轂威謀抗厲命賜渥縟回回盜泉皦皦喜王凡我所履
與之豐福士皆賈餘人以仰足琱戈袞章裕此一方追
錫弔祠禮優職喪司徒襲慶道叶仁聖三朝戴君皆受
面命覲禮煌煌嘉猷洋洋湛露彤弓咸儀有光甘棠蔽
芾名伯所憩緇衣改為鄭國之詩仍代洪烈邦人戴之
永言寘懷乃刻斯碑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纛於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

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收伏念天寳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呉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髙聴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冉居第一周名伯理人於陜西名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

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黄霸龔遂次將相下令明詔刻丹理効令得與元和功臣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帝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寛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曽孫㓜平為岐州叅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册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内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黄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

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後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名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

戞自焚小至百家大至蕩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揺懈怠不為旬月生産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廡名為棟宇無不創泒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渫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産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黄覇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髙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吾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貰貸付與月載酒餚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歲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綠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

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兹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讃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叙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閱視靖州碑 明 陳束

大明之化貽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陬既庶既富並於中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乏號令鮮暨卒惰而驕時時煽起昨年偏師恣睢至繫其州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眷疽不剸遂此

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嘆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實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於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景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欷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於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邉

將士乃大閱武於西郊先是陰曀累日雲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怫悁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逖於中土三事大夫苗猺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於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腹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

采羣議納之衷軌謂叅議問之惟食欲脩其勤儲偫而多委積毋闕於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東往事漫漫爾言勿庸醸兹懟兇余今從爾元罪既死殛其遺魁與之更始惟兹守令黷於貨賄為吾民病觧去龜組勿留於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叅將章女令於躬下乃視效毋歉於已而貸厥部校我闢戍卒無居無處儌廬寄食潰亂男女速發公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於兹土謂守脩桂往者主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

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是諸蠻之咽喉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饟乃留於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於掾而蹈其成於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闓澤愎戾斯順悖蒙乃識毋面嚮心邇遐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士咨嗟太息唯公逺來匪夷圖之惟公遄往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勒鴻休垂眎來庶陳東為之辭辭曰

奕葉玄化溢於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其咎若網不網棼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既敷文謨復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旐有奭自公令之飈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惛怓我執其慝釋爾麽么公謂有衆無然飢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廛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餱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虓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摹式

不剟者風流斯無射

賀教授去官碑　霍韜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淅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涓厓子時視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詘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戇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戇近樸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涓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僞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

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柬孚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令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實巧承要人顚涎滃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懿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勑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令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無詼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懿也猶昔也節

饋不通見贄不納推財賙貧衣布齕粟空如也怡如也
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
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詘也然乃詘也其故
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詘凡今之
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汙者黜潔者進猶
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詘汙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
子曰雖則詘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
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授學陽明之門

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恥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黙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黙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何如也師生所感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詘黙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周司理去思碑 王思任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徵入徵省後無聞者而至是

周侯名入明光署上考為天官郎越人思之謀永諸石
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識之父老曰不然吾思
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緩周侯之思是周侯
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為市儈更甚而不知吾
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請昌言之郡之有李
官如都之有西臺法署也天地之氣惟秋能曲成其春
父母育子弟驕稚嘻笑不可馴擾有西席之嚴師則手
不戟而拱守與令父母也而李大夫嚴師也大越之墟

樞紐中原者不淺文章禮樂於是乎出詐慝巧偽亦於此乎叢是故郡邑有跛羊之顛而刑署乃深林之藿果其人得可卧而理也顧其人不易材有精精而昧有介而濡有始銳而繼弛有外安而中兀即無論其一身之功業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内郡不勝臧矣以余觀於周侯則何其從容中節之如斯也無所謂昂首仔肩經濟宰割之雄也無所謂碧鷄炙轂文繡雕鏤之采也無所謂探鉤射覆問羊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甋塵屋漏

縣櫝辭魚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也無以加也善射者平善奕者實侯之人與政惟平惟實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街鼓靜士民稱說侯無不醉心滿志者而至問其何奇則以為侯實無奇然無往而不奇卒無有以事得侯之大指者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亦不甚知有侯其僚長愛之其屬親之其子弟憚之其胥吏戴而化之侯以身為布而不欲著其錦也以身為粟而不欲享其珍也此其道在詩曰羔羊素

絲退食委蛇吾以此得侯之履聲此其道在書曰平康正直敷言訓行以近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此其道在易曰白賁無咎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吾以此得侯之本體則善乎龍門氏之論良吏也曰奉法循理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循莫大焉故何武所居無赫赫聲而人常有去後思此亦精於言吏治者矣以此視周侯將毋同或曰昔夏侯剛克侯柔克予又曰不然侯官於秋而以春行之者矣春禁於未然之前其為秋

更達四時之氣侯身脩之異時斟酌元化執斗魁而調大象使天下還於蕩蕩平平之休則侯之明德伊始也父老曰吾不暇為侯他日頌吾第知吾越之李大夫如周侯者行所無事而郡治矣是當思不佞曰善父老誠有識予不文以父老平實之語請載筆而記之周侯名家椿字世慕閩之同安人萬歷庚戌科進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 家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衛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惟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悖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音必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

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洲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

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群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呌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攷校度程提疆籍户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兠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兹有

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
娓德娓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
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
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文潞公家廟碑　宋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
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

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陊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歴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

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
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
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閔臣嘗因
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睿心至
意形於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
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
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宫少保以上三
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

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祊在門中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門外再重西折而

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舋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埀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欵於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教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

之六世孫頻後魏北絳太守頻曽孫顯儁以别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州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宫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没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曽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

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賔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曅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雋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城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竇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檖檖生館館生澤州録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沿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别者自

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録事叅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名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制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叅知政事王公所譔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

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人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所從宜者也其銘曰

欝彼喬木茂於苞根浩彼長川發於浚源矧人之生云

誰敢謏天祐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嚚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汭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劘是斷是斵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捄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

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瘅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瘅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既滌掃洒既備旨酒既沛封牲為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強胡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偃公勲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

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左丞李公家廟碑 元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

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
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禄
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斯者幾何人哉惟吕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
於文正世世其將相者史册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原以來漢人父子相者故
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
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

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
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
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
西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
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
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後以金
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頴異嘗
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叅决

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璮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
公馳闕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
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
新軍萬户與城夾寨圍吕文煥襄陽四年始下之加
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
郢鎖戰艦絶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黄灣拖舟泛
籐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
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

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阬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清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狥地湖南丞相兵及淛西以地遠援疏詒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

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覘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収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

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昰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崕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焚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崕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

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瞿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淩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晏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隸之者皆罷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為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僐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

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艘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榮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檕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為户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音仁煦愳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顧
言我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
摧慟屢絶且謂所從曰為我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
以時喪先公既抱恨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
朝露於是遝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
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妣姑也訃至夫人秘不敢聞之
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
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

告曰婦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哭厥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朗京師授新軍萬户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觧兵其弟世雄以

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減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
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
始甲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
州有蝨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
一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
失藩治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収

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年號大蠢甌閩
終兄弟及公膂奮擊與鬬四年崕山剪克血其鱷鯢南
海無波麃馬筍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日巳反其占城
轉粟黎僭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
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

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冉先偏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𣪍奮武斬輻短兵援桴鼓鼓格鬬比死冠
纓不顛果轊馬草踐迹文淵維昔禡時早纛有翩迺今
還歸粉篆丹旃兆夢悠悠䰟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
本𡿺㞳思之録其庸勞寵幽至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神
容與邪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毁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徐中發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一 文廟

孔子廟碑文 漢魯相晨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
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
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
案食餟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
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
行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為志立制故
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儀臣以為素王稽
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

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輙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賜先王執事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府昔在仲尼吐光之精大帝所挺

顔母毓靈承儆遭衰黒不代蒼周流歴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黄玉景音王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删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摘洛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兖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唐　李邕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説葢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苛其藉

而不由其道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

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煽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葢取興而為大者也

汴梁廟學碑　元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

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脩叙彝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閒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

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視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與

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巳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塟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

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逑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

正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巳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袪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葢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有天下之美謚

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才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

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安與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曽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曽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曽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曽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論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也避讓於寘寘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典緜蕆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

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

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是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苐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巳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

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士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搆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卒壁滄汴注之擬魯泮水殆

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撑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顔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孫縣官待多士志矣

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姚燧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二